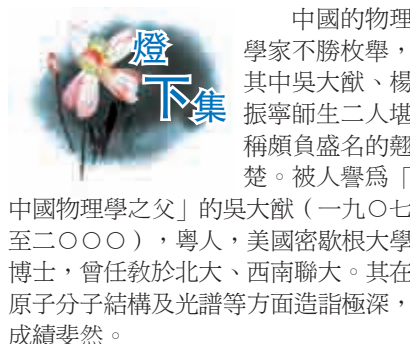


物理學家的諄諄教誨

鄭延國



中國的物理學家不勝枚舉，其中吳大猷、楊振寧師二人堪稱頗負盛名的翹楚。被人譽為「中國物理學之父」的吳大猷（一九〇七至二〇〇〇），粵人，美國密歇根大學博士，曾任教於北大、西南聯大。其在原子分子結構及光譜等方面造詣極深，成績斐然。

吳教授對中國大學生一直寄予厚望，並多有教誨。人們只要細讀一番老學人的《科學哲學文集》，便可將這些教誨歸納為四個方面。一是大學階段，學生務必「求得一良好的基礎訓練」。這種訓練包括「求知識的精神、態度，讀書的方法、習慣」等等。

二是「盡可能對若干課程進行深入了解」，了解愈深，求知興趣就愈濃，從而可以打下廣博的根基，「將來可致力的範圍亦愈廣」。何謂「深入了解」？吳先生打了一個生動的比方：「讀書，有如食東西，務須將食物消化，才能由身體吸收食物的營養，變成自己的細胞；如果食而不化，則只能將原裝的排泄出來，這是毫無用處的。」他說：「學一門課程，每一步都要求扎扎實實，自己向自己提問題；從不同角度去了解一些現象或定理；一個很好的方法可以測驗自己是否已了解或已消化某一課程，便是將教材或參考書中的習題通做一遍。這是訓練思考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三是正確處理知識面的「窄」與「廣」。學習過程中，既要防止「狹窄」，也要克服「好高騖遠」、「涉獵過廣」。膚淺地「學一門課程」，「翻閱一些新穎深奧大著」，而不作深入的領會，不求真正的了解，只能是自己騙自己。

四是做一「真正的科學家」。吳教授毫不含糊地指出：「真正的科學家，他們研究的動機和原動力，是他們對求知、求真理的內在興趣，而不是外在的名利；他們對學術，有絕對的誠實，絕無虛偽；他們永遠持客觀的態度，批判性、懷疑性的習慣。」作為志向高遠的中國大學生，理應有做真正科學家的強烈願望。吳先生還格外動情地表示，他願以《論語》中的一句話，即「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贈送給每一位大學生。

楊振寧（一九二二—），皖人，一九五七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全世界幾十年來可以稱之為全才的三個理論物理學家之一」（美國科學家、諾獎得主 E. Segre 語）。楊振寧就讀西南聯大時，曾師從吳大猷教授。和自己的老師一樣，楊振寧對中國大學生亦滿懷深情厚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曾對訪問美國的近百名中國大學生提出過四點治學建議。

其一，博覽群書，擴大知識面。讀書愈多，對學習愈有好處。有些事物和學問，並非一開始就能懂得和理解，但只要知識豐富了，久而久之，終能發現其奧秘。其二，不要鑽牛角尖。對一個研究課題，探索已久，仍不能求得答案時，不妨暫時擱一擱，轉向另一個課題。經過一段時間，有了新的啟發，原來解答不了的難題，很可能迎刃而解。

其三，以「滲透性」的學習方法取代「按部就班」的學習方法。知識是互相滲透和擴展的，知識的積累更是如此，知識往往在你不知不覺、似懂非懂中積累和豐富。故不應害怕打破「按部就班」的常規。其四，要有獨創精神和獨到見解。獨創性是科學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質。具備了一定的條件，便要敢於獨立思考，提出獨創性見解。老跟在別人或別人後面轉，一輩子也搞不出重大發明和創造。楊先生還曾旗幟鮮明地向大學生表示：「一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對目前的中國並沒有多大用處，中國更需要像蓋茨那樣的實業家」。

重溫吳大猷和楊振寧兩位前輩的諄諄教誨，我們這些正在高校就讀的莘莘學子，有誰會說難以從中受到啟發？有誰會無動於衷而不珍惜來之不易的求學歲月？有誰會沉湎於花前月下浪費青春而不思進取？我想，任何一個在讀的大學生都不會。相反，同學們都會以兩位前輩的教誨作為積極向上的動力，將自己努力打造成具有真才實學且能適應當今社會需要的新型大學生。

白房與黑車

許育紅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工作。那時，我所居住的市中心西三街 Park La Brea Apartment 與一幢醒目的白房子相鄰。白房子之所以醒目，是因為它的前院總停放著一輛黑色的轎車，還因為它是我開車上下班必經之處。日復一日，年又一年，「白房與黑車」成為我心中一道難忘的風景。一年的聖誕前夕，我發現白房子突然改變了平實的風格：白房子外牆被重新粉刷；白房子上多了三座白色的「維納斯」半身雕像；院子中央多了若干座白色的「大衛」全身雕像，它們圍成一圈，圈裡有泉水向上噴流；白房子前院四季常綠的草坪上多了一層人造雪花……總之，白房子煥然一新。對此，我的同事常開玩笑說：也不知道白房子的主人是怎麼想的，「維納斯」本來就斷臂，現又雪上加霜地成了屋頂半身人，且眼睜睜地看著一群「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洗澡，真夠……但我注意到，在這白茫茫的天地裡，黑車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在眾多白色的映襯下顯得更加奪目。

我很想知道白房子的主人是個什麼樣的人，但一時找不到適當的理由和機會。一天，我與往常一樣邊吃晚飯邊瀏覽社區新聞報紙。沒想到，「白房與黑車」這道風景居然變成新聞圖片出現在我眼前。我仔細一看，圖片中還有它們的主人，是個黑人帥哥。原來，這個白房子的黑主人是在通過媒體向大眾講述著一個「黑白分明」的故事。

白房子的黑主人是在影城荷里活工作的一名年輕歌手，為使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加方便，他選擇在近處購買了這幢臨街的白房子，鄰居都是白人。自從黑主人進住白房子之後，白人鄰居們沒有一個人願意跟他打招呼。對此，白房子的黑主人的回應是，把家用轎車從「紅色」換為「黑色」。

接著，白人鄰居們給黑主人寫恐嚇信，要求他盡快搬離這幢白房子並遠離這個社區，稱「因為你的到來，本社區的房價已開始下跌」，表示願意湊

出八萬美元作為他的搬家費。受到如此待遇後，白房子的黑主人不僅沒有搬走的打算，反而計劃重新裝飾白房子。時值聖誕節來臨之際，白房子的黑主人對裝飾房子的基本設想是：使黑白對比更加分明，讓力量衝破傳統牢籠。結果，「白房與黑車」展示出如前所述的畫面。

這時，白人鄰居們萬分焦急，他們紛紛向社區主管部門投訴白房子的黑主人「違規建築，傷風敗俗」。白房子的黑主人在接到「限期恢復白房子原樣」的通知後，要求社區主管部門依法前來測量驗證。結果表明，白房子的屋頂三座白色的「維納斯」半身雕像及其院子中央若干座白色的「大衛」全身雕像的高度，均符合「一旦倒塌，不會殃及路人或阻礙公共交通」的基本法則。

讀完「白房與黑車」的故事後，我想，報紙上的陳述將只是故事中的一個片段，現實中的故事可能尚未完結。這是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課題，因為無論是國家、民族還是個人，都必須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不斷完善自我。

從國家文明的角度講，年輕的美國是世界上第一部作為獨立、統一國家的成文憲法的誕生地，它標誌著人類社會新文明的開始。美國原為印第安人聚居地。十五世紀末，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等開始向北美洲移民。至一七七三年，英國在北美洲建立了十三個殖民地。一七七五年，獨立戰爭爆發。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獨立宣言》通過，美利堅合眾國即美國正式宣布獨立。同年，憲法文件《聯邦條約》問世。一七八七年，美國聯邦憲法草案出爐。一七八八年，華盛頓當選美國第一任總統。一七八九年，美國第一屆國會宣布憲法生效，國家的憲政文明從此開始。目前，美國位於北美洲中部，領土還包括北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島。北與加拿大接壤，南臨墨西哥灣，西臨太平洋，東瀕大西洋。

從種族歷史的角度講，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著實存在諸如「白房與黑車」的問題。種族，又稱做人種，是指在體質形態上具有某些共同遺傳特徵的人群。種族的概念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文化中

清朝最後



李憶君

最後的一個宮女等等……總之凡是清朝的「最後」，就有市場價值，務必搜刮成書。

於是在浩瀚的「最後」書海中，讀者群也是一代接一代的。就我所讀過的「最後」，末代皇帝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固然是最有看頭的，但論印象之深則不及溥儀的「福貴人」李玉琴的回憶錄《傀儡姻緣》及《我離開溥儀以後》。那是因為她字裡行間的不甘與不忿，令人感慨而心生憐憫。幾十年來過去了，她的心裡仍然充滿恨意，是恨沒能從溥儀那裡得到好處。她說她十五歲入宮，「溥儀之所以選中我是因為「我年紀小，好調教」，「老說最後的是我，可是除了二十幾件首飾，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沒給過我。連金元寶、金條是什麼樣都沒見過。我一次都沒進過他的庫房，所以有什麼珍貴的寶物我一點也不知道。」這並非在某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而是在許多篇章中屢次重提，可見她不但耿耿於懷，還十分「悲忿」，為自己不值。溥儀除了不賜她「值錢的東西」，對她家裡也不慷慨，認為所賜的錢太少。有一次還提到汪精衛送給溥儀許多東西，其中有一床湘繡被面她很喜欢，以為溥儀會賜給她，結果是一樣也不給！

讀到這麼「怨氣」沖天的文字，我非但不同情，反而有點討厭她。可不是，寫此回憶錄時已事過境遷幾十年了，她自己也說了，她再婚後生了個兒子，已經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卻仍然為過去的得不到好處的皇妃日子恨恨不已……

而影視，那是戲，戲即是故事，故事是編的，所以不必作歷史方面的考量，也就沒有所謂的約束。戲好不好看，完全取決於劇本；劇本編壞了沒關係，可以靠演員支撐。

清朝其實不只造就了影視，它還有一個更大的市場，那就是出版。清朝，它何止是一門曠日持久綿綿無了期的永恆學科，它簡直就是一個寶藏，一隻會生金蛋的母雞！你且看看這方面的書籍，種類之多，範圍之廣，絕非只羅萬象四字可概括。即使撇開歷史專業和工貝類的，也繞開文學類的小說、劇本；藝術類的攝影、繪畫、文物；技術類的電子載體等等，光是非小說的回憶錄和人物傳記，數量之多有如恆河沙數。僅僅是末代皇帝溥儀和他的兄弟侄孫子人等出書，就讓出版界忙了整百年。除此還有溥儀的皇后妃嬪們，更是綿綿不絕的「最後」：最後一個皇格、最後一個妃子，還有什麼公主格格的一大堆，乃至最後的一個太監、最後的一個宮女等等……總之凡是清朝的「最後」，就有市場價值，務必搜刮成書。

在《古都》中「遊京都」

管樂



在京都遊玩的朋友寄來當地的明信片，優美的自然風光，古樸的亭台樓閣，濃郁的東瀛風情，一下子勾起了我對京都的興趣，於是重新找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和台灣作家朱天心分別創作的同名小說《古都》。

川端康成的《古都》創作於晚年，自一九六一年起在《朝日新聞》上連載，完成於一九六二年。談及創作意圖，他說「想寫一篇小說，藉以探訪日本的故鄉」。作為日本的千年都城，京都不僅有清水寺、金閣寺這樣的古寺佛塔，還有蜿蜒悠長的古老街道，就連空氣中都充盈著古都韻味。

川端康成後來憑藉這部小說，以及《雪國》和《千鶴》獲得一九六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他「以敏銳的感受、高超的敘事技巧表現出日本人的精神特質」。不過，相比《雪國》，我倒更偏愛《古都》一些。兩部作品都十分注重對美的營造，不同的是，前者展現的是冷艷和頹廢結合的美，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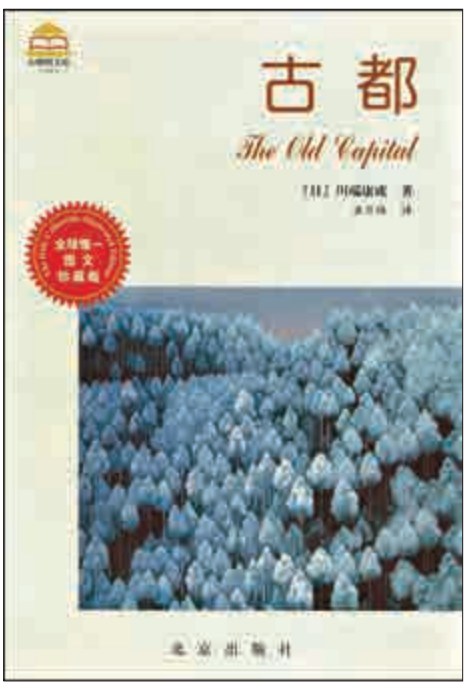
展現的美則帶著清新恬靜，透選著古典韻味。岩井俊二在電影《情書》中渲染的朦朧又幽玄的氛圍就是這樣的意境。如此說來，是川端康成影響了岩井俊二？

《古都》的故事情節一如川端康成的其他作品，沒有激烈的人物衝突，講述了一對自小失散的學生姐妹千重子和苗子之間的感情故事。千重子被綢緞批發店老闆夫婦收養，苗子則生長在一個農戶家庭，原本無交集的姐妹二人在街頭偶然相遇相認，千重子勸苗子過來和她一起住，但苗子自知兩人的生活已是兩個世界，便婉言拒絕，最後苗子在千重子家住了一晚便悄悄離開了。故事也到此戛然而止。

川端康成在描寫這對學生姐妹際遇的同時，加入了大段大段對日本傳統節慶、城市自然風光的描寫。如同沈從文筆下的《邊城》，沒有很華麗的詞藻，都是看似輕描淡寫的細膩景色描寫，就好像在看Discovery頻道，從春天綻放的紫花地丁的小花到冬天飄落的雪花，京都的風景和節氣習俗被一一涵蓋。比如，文中寫到千重子到平安神宮賞櫻花，再



京都清水寺 (網絡圖片)



川端康成代表作《古都》

循着南禪寺的方向，前往清水寺觀落日；小說還帶讀者經歷葵祭、祇園祭和時代祭京都三大祭。難怪有人會把《古都》當作介紹地方風物的旅遊小說，認為京都才是真正的主角。據說，川端康成創作這部小說的初衷是希望通過對風光美景、京都民俗的描寫，勾起人們對古都過往的懷念，呼籲日本在戰後大力發展工業、經濟騰飛時仍要注意保護民族傳統。

三十六後，朱天心創作的中篇小說《古都》在台灣文壇引發了不小的轟動。與川端康成的代表作同名，並非巧合，而是她有意為之——在小說中多次引用川端康成的作品原文，毫不掩飾自己對前輩的推崇。在朱天心的筆下，年屆中年的女主角遠赴京都與老同學相會，豈料朋友爽約，於是她獨自按著川端康成《古都》中的描述遊覽城市，在對比台北與京都的過程中，驚覺台北較昔日已面目全非，自己反倒成了觀光客。

川端康成在作品中不厭其煩地介紹京都的風俗、景色、節慶，朱天心在她的《古都》裡也使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紹台北的歷史。兩部《古都》都是以城市為主要的創作對象，都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筆調都是感傷的。川端康成借城市的改變訴說對傳統的眷戀，朱天心則把這種眷戀表達得更為尖銳，甚至有些怨念，似在批評經濟高度發展之後的台灣不懂珍惜過往，社會斷層，集體失憶。朱天心的《古都》後來獲得第三屆台北文學獎，並入選香港《亞洲周刊》評選出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



桐廬剪紙

許揚

在浙江桐廬鄉間，剪紙藝術早已有之，窗花、燈花、鞋花、衣飾花、喜花廣為流傳，民間喜花剪紙也伴隨豐富的民俗活動傳承至今。數百年前的桐廬，入冬，剪紙這朵燦爛的民俗之花就要綻放了。過了臘月二十三，此地女性皆要放下鋤頭，拿起剪刀剪頭，其實剪的不止是「虎頭」，「二十八，貼花花」，過年美化房屋的窗花、頂棚花、門箋等等，一併要在年前剪好。臘月二十八是貼年畫、貼窗花的日子，到這一天，在桐廬的每個鄉村農戶的窗上、床上、缸上，都會被貼上花花綠綠、各式各樣的剪紙。

當桐廬的喜花剪紙從過去的民俗實用品逐步提升為一種現代的裝飾藝術後，它仍然從傳統的民間剪紙藝術中汲取藝術養分，吸收了北方粗獷凝練、高度概括的特點，融入江南的秀麗和纖巧，大大地豐富了剪紙的語言。

桐廬剪紙有「凝煉概括，厚中見秀，玲瓏剔透，含蓄華麗」的特色。它汲取了套色木刻、國畫渲染及民間美術的門色手法，創作出套色剪紙、染色剪紙和門色剪紙，豐富了傳統民間剪紙的表現方法，顯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桐廬剪紙構圖精美，「語言」豐富，表現手法充分運用諧音、象徵、比喻、會意等，各種傳統手法結合運用，構思巧妙，含蓄華麗，富有詩情畫意，有著獨特的傳統魅力。

在桐廬推動剪紙從民俗轉向藝術的過程中，有一個人的名字不可不提，她就是已經故去的剪紙藝術家、百歲老人胡家芝。胡家芝生於桐廬香門第，七八歲時就喜歡上了剪紙。此後一直樂此不疲，成為桐廬傳統剪紙藝術的傳承者。她的多件剪紙作品曾出國展覽，並被美術館、博物館收藏。

一九五九年，胡家芝精心設計了剪紙《祖國萬歲》，謳歌新中國建設的第一個十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胡家芝的剪紙藝術達到了新的高度，創作出《萬象更新》、《美滿人間》、《鴛鴦戲荷》等一批精品。這些精品體現出獨特的風格：篇幅宏大、內容多樣、內涵豐富。

胡家芝的一雙巧手還影響了中國美術界一代宗師葉淺予先生。胡家芝是葉淺予的表姐，葉淺予稱胡家芝是他的「啟蒙老師」、「走向藝術的領路人」。

在對剪紙藝術的挖掘中，桐廬先後建立了剪紙精品展館、女兒村民俗文化園、桐廬剪紙藝術館等一批固定藝術館舍。並組織參與了「中（國）挪（威）建交五十周年中國文化節」、英國「里茲中國周」、日本「世博會中國館杭州周」等大型活動，一九九八年，桐廬被浙江省文化廳命名為「浙江省民間藝術（剪紙）之鄉」。